

毛共對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

汪學文

七月十九日，毛共「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中共山東省委會寫作小組」撰寫的「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專文，指孔子的教育思想，目前仍在大陸繼續流行，不但成爲「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最深遠的根源之一，並且對「文化教育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使「毛澤東思想」難以有效地「佔領教育陣地」，使「教育革命」也無法深入地發展。這篇文章還指出：在教育戰線上，劉少奇派長期以來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它的主要理論支柱之一，就是「統治中國舊教育陣地長達兩千多年、流毒極爲深廣的孔丘教育思想」。

毛共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對於孔子思想曾不斷予以批判，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在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一次則於民國五十八年五月開始。

五十六年一月十日，毛共「人民日報」以第四版整版篇幅，發表爲「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崗山戰鬥團」所寫的文章和材料，並加編者按語，指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伙同「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於五十二年策劃召開之「孔子討論會」，鼓吹「尊孔復古」，爲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一大罪行。

五十八年五月四日，毛共兩報一刊聯合發表題爲「五四運動五十年」之社論，強調「五四運動」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對孔家店的迷信」，「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變成了「羣衆的革命口號」，是中國思想界在歷史上

的「新飛躍」；但是，社論又指出：在大陸上，「多年以來，打倒孔家店還是保護孔家店的問題，一直在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他的黑「修養」中，大肆宣傳孔孟之道，毒害廣大黨員和青年，爲孔家店招魂，充分表現了他妄圖復辟資產階級專政和維護一切反動階級利益的反革命面」。這篇社論發表以後，毛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於六、七月間又連續刊載了幾篇文章，指責劉少奇「同孔子妥協」、「爲孔子招魂」。

由上可知毛共自「文革」以來，已數度爲文批判孔子思想，但是，以專文批判孔子的教育思想，前述「中共山東省委會寫作小組」的文章，尙爲首次。觀其內容，無非誣蔑和曲解，與孔子教育思想之實質，相去甚遠。但是該文之特點，是將孔子教育思想與劉少奇教育主張相提並論，加以批判，並舉述毛澤東教育思想與其不同之處，顯然企圖進一步「破舊立新」，爲其「教育革命」消除阻力。

毛共山東省委會寫作小組撰寫的「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一文，其主要內容有三：

(一) 指孔子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教育家」

該文指孔子所處的春秋末葉，是「階級鬥爭」十分激烈的時期，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奴隸主和奴隸的階級矛盾。奴隸階級的反抗鬥爭，從根本上動搖了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地位。而孔子出身於「沒落的奴隸主貴族」，他面

臨「奴隸制度行將崩潰的嚴重危機」，因而「企圖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這種虛偽的德治主義瓦解奴隸階級的反抗意志，鞏固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地位」。爲了「挽救奴隸制經濟基礎的破產」，他「極力反對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經濟改革」，他「竭力鼓吹『好古』、『從周』，妄圖『興滅國，繼絕世』，恢復奴隸制度與盛時期的西周社會」。

當時的社會，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均已失去西周盛世平衡狀態，激起很大變動，乃是事實。但是，所謂「階級鬥爭」，以及階級的分析，則顯係套用共產主義的公式，其本質並非如此。孔子處於那樣的社會，不僅過泰山而有「苛政猛于虎」之歎，而且曾責備冉有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因爲冉有爲季氏宰，爲之聚斂附益，所以孔子不惜指揮門人，「鳴鼓而攻之」，以爲橫征暴斂者戒。同時，孔子主張正名定位，以安其上；節用愛人，以安其下，先求社會的安定，然後想把周公制禮作樂的太平盛世，復見于魯國。這是孔子對時代的抱負，也是今日大陸仍有人崇拜孔子的基本原因。

該文接着說：孔子從事教育活動，是爲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他辦的學校，實際上是一個「政治集團」，目的是「替奴隸主階級訓練骨幹，爲挽救奴隸制度的滅亡作最後的掙扎」。到了漢代，「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從鞏固和集中封建統治權力的需要出發」，提出了「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以後，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觀念、「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方針等，「一直爲封建統治者所崇奉」。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國民黨把尊孔讀經作爲「教育正統思想」；甚至「美、日帝國主義份子」也提出中國應當成爲「孔教之國」、「孔教能統一中國之人民」、中國國民教育應以「儒教爲基礎」，「以防止共產主義乘虛而入」。總之，「剝削階級爲了鞏固自己的反動統治，或者爲了復辟的需要，都利用過孔丘」；「這只能說明，孔丘不僅是奴隸主階級的教育家，也是其他剝削階級思想的鼻祖，而唯獨不是勞動人民的教育家」。

其實，孔子從漢代以後就被尊奉爲「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兩千年來，孔子成了中國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統一中國民族思想的重心。「至聖先師」的稱號，不但長期存在於祀典的牌位上，也長期存在於人們的心中

和口中；它是超時空的，更是超階級的。孔子思想在今日大陸仍有影響力，當非偶然。毛共對於這位兩千年前的古人，如今猶感惶惶不安，其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爲孔子的思想係以「仁政」和「德治」爲基礎，並激烈反對以殘暴的手段壓迫人民，這與毛共以極權統治人民的暴政暴行，恰恰相反。因此，今日毛共企圖「將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並取代孔子的地位，乃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不僅決不能實現於全民之中，甚至在毛共內部推行，也大有問題。

（二）指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學而優則仕」

該文指孔子把「爲反動的奴隸主階級培養官僚」作爲他辦教育的基本方針。他向門徒宣揚「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鼓勵他們「追名逐利，鄙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學」的目的在於「祿位」，他的門徒把它概括爲「學而優則仕」，「一語道出了孔丘教育思想的核心」。他一再鼓吹「爲國以禮」、「爲政以德」，說的全是「剝削階級」的「教人治國」之道。孔子把教育當作「治民」的重要手段，爲了培養「治民」的官僚，他把「奴隸主階級」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作爲教育的內容，對其門徒灌輸「反動的道德觀念」，授以「奴隸主階級的統治經驗」和「鎮壓人民的軍事本領」，六藝中最主要的是「禮」。剝削階級選拔「治民」之材，首先是看他所處的「階級地位」和「反動立場」。所謂「優」是有鮮明的「階級標準」的。剝削階級還企圖以此在勞動人民當中製造「苦讀換門庭」的幻想，「策動一些人走上背叛本階級的道路」。

其實，「學而優則仕」的原則，並無不妥之處，因爲政治不能無幹部，幹部不能無學問、無專長。毛共這話不僅曲解「學而優則仕」，而且由於「階級分析」，竟謂「苦讀換門庭」爲「背叛本階級」，造成自相矛盾的論調。至於勞心勞力問題，毛共曾有兩種論調，一種認爲「體力勞動簡單，腦力勞動複雜，爲了文化革命，應將體力勞動上升爲腦力勞動，而不應把腦力勞動下降爲體力勞動」，這種論調在「文革」前較爲普遍；另一種認爲「體力勞動是人類最基本、最高尚的活動，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體力勞動創造出來的，所以腦力勞動應服務於體力勞動。」（註一）這種論調在「文革」以來已否定了前一論調。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有問題，因爲人類中心與努力的差別，乃是一種自然的和社會的規律，並且是比較的，而非絕對

的。由於每一個人生理上的差異和社會職業上的分工，自然有的人宜于或專于勞心，有的人宜于或專于勞力，同時，勞心的並非絕對不勞力，勞力的也並非絕對不勞心，兩者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在本質上並沒有高下或等級的區分。而且將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工業中實行高度的機械化，一定會把用力的所謂體力勞動減到最低限度，也就會把勞心和勞力的差別，減到最小限度。毛共雖一再表示要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但只知強調「勞動創造」的意義，而不注重「物質條件」的改善。這種想法和做法，不僅違反社會分工原則，而且是捨本求末的論調或措施，必然會降低文化和技術的水準。

該文接着則指孔子的「學而優則仕」的方針，只是在剝削階級內部實行的，而對奴隸階級則推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小人學道則易使」的「奴化政策」，施行「反動的教化」。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是孔子論為政之道，而非教育政策。人民知識水準有高低，所以執政者對於國家所發佈之政令法律，往往只能使人民遵行，以入於治道，而欲在一定時間內要人民都明曉其意義，是做不到的事情。此一論點，實與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不知亦能行」的學說相符。對於此語，有人認為標點句讀有誤，原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就是說：「人民能做的，讓他們去做；不能做的，讓他們明曉」，此說亦頗有道理。而毛共却指此為「愚民政策」，顯係有意誣蔑和曲解，因為孔子曾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乎身」，這些話都是合乎人性和民主的原則。

該文又說：孔子說的「有教無類」並不是要把「奴隸階級」作為教育的對象，只不過是要「對奴隸階級實行反動的教化和軍事訓練」而已，根本不是「全民教育」。「在奴隸社會，奴隸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是『會說話的工具』，根本沒有人身自由，怎麼可能帶上『束修』（學費）到孔丘那裏讀書？至於封建社會，不論官學、私學、書院，都是被地主階級壟斷的，農民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

這段話，也是與史實不符的。孔子以前，是官師合一制度。典冊圖籍，藏之官府，教育大權，操之王官，非仕無從受書，非吏無從得師。但是至孔

子時即打破王官之制，開私人講學之風。凡來學者，不問身世貴賤，不論家境貧富，不分天資智愚，皆受列門牆，同樣教化。例如孟懿子是世卿子弟，仲弓是賤人子弟，公冶長是縲紲中人，顏涿聚是梁父大盜，莫不執弟子禮。子貢之貨殖屢中，顏淵之簞食陋巷，高柴之愚，曾參之魯，子羔之身材矮小，澹台滅明之面貌醜陋，莫不進學受業。「至達巷黨人，互鄉童子，空空鄙夫，泛泛或人；以及時君世卿，太師封人；有時請見請問，夫子莫不竭知以告」，因此謂之「有教無類」（衛靈公）。因為「有教無類」口號的宣揚，人人明瞭本身地位，對求知慾望，更增興趣，於是名祿地位，不足以動人，而以學術相競尚。各崇所學，各眩所長，諸子百家，風起雲湧，造成周秦諸子黃金時代。各國諸侯，以仁人為國寶，以智士為國器，布衣可以為卿相，貧賤可以驕富貴，這都是「有教無類」的口號所給與的興奮劑。（註二）基於此，故東郭子惠有「夫子之門何其雜也」之歎，殊不知「有教無類」，正是孔子偉大之處。（註三）

（三）指孔子培植門徒世界觀的途徑是「修養」
該文指孔子集中了奴隸主階級的「仁」、「禮」的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通過「修養」的途徑，灌輸給門徒，培養他們的世界觀，以達到「麻痺人民，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係」的目的。這就是他所說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因此，「修養經便成為孔丘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動的重要特點」。他的「修養經」的中心內容就是「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的目的在於「復禮」，即「維護奴隸社會的政治制度，抗拒社會變革」。他宣揚「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把做一個奴隸主階級的「仁者」當作修養的準則。

其實，孔子仁學的根本內容就是孔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忠恕」，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言之，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愛人」。「人」這個名詞是一種泛指，正如同「有教無類」一樣，包括一切的人。但是，毛共却持階級偏見，武斷地認為「仁者」所愛的「人」，不包括「被統治者」。而且毛共還一貫反對「施行仁政」、反對「讓步政策」。所謂「讓步政策」，也就是歷史上某些朝代所實行的仁政，如輕徭薄賦、賑災免役、政簡刑輕等愛民和便民的措施，因此毛共指大陸史學家宣揚的「讓步政策論」是「惡毒攻擊馬

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射向毛××革命路線的一顆毒彈」，並且嚴格格殺止頌揚歷史上的「讓步政策」。

該文又誣指孔子是「爲了使統治階級彼此相愛，消除對立」，才提出「性相近」的理論。因此「他所說的『性相近』是限制在統治階級『人性』範圍之內的」；而「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正是利用孔丘的『仁』和『性』的思想，改造成爲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

毛共這一論調又是基於階級偏見，毛澤東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就曾強調地指出：「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這類論調顯然難以成立，因爲人類究竟還是有其共同本性的。

該文還指孔子的「修養經」是建立在「唯心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的。

「他認爲『上等』人是『生而知之』的，最『下等』的人即奴隸都是『困而不學』的『下愚』。這種『上智』和『下愚』的劃分都是先天注定，不能改變的」。「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後天才有的，還是先天就有的？這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和唯心論的先驗論長期鬥爭的一個焦點。這個鬥爭從孔丘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人的知識都是後天才有的，不是先天就有的」。孔子是強調「學」的，「但是，在對待『學』的問題上，同樣存在着兩條認識路線的鬥爭」。「他的所謂『學』，是唯心主義『修養』的重要手段。不論是書本之學，還是『多聞』、『多見』之學，都必須拘守在『禮』的範圍。這樣就把人的認識活動完全限制在既定觀念的範疇之中，一切以『禮』的觀念爲轉移。從『十有五而志于學』，直到『知天命』，『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就是孔丘認識和修養的歸宿」。「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實踐論」）孔丘從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秩序出發，極端鄙視勞動人民，反對學生參加生產實踐」。「反對革命，鄙視勞動，這就是孔丘唯心主義修養的實質所在」。

這一段有關認識論的批判，涉及理論和實際，以及書本知識和實際知識的關係。理論和實際，智育和體育，是應該互相結合、彼此並重的，這在今日教育上固已無爭論之必要，當年孔子既推行六藝教育，似亦無所偏頗。

人的聰明才智，先天上就有差異，就有「天才」（上智）和「白癡」（下愚）之別，因而教育要「因材施教」，社會事業要分工合作。如果以人爲

的方式、主觀的願望，去強調或加強那一方面的教育或工作，那是不合理的。但是，毛共却重視實踐，輕視理論；重視感性知識，輕視理性知識。這顯然是一種不正確的知識論。

綜上所述，這篇批判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章，是基於階級偏見、政治偏見、和知識偏見而撰寫的。因而這種批判不僅沒有理論性和學術性，而且全篇都是牽強附會，歪曲事實，對孔子極盡污蔑誹謗之能事，堪稱毛共「革命大批判」式的典型文章。

三

這篇批判孔子教育思想文章是結合批判劉少奇言行而撰寫的。其對劉少奇言行的批判，要點如下：

（一）指劉少奇吹捧孔子爲「反映了社會前進的傾向和要求的」，在教育思想上「有卓越的貢獻的偉大的教育家」、「我國歷史上各階級共有的教育家」，揚言要「充分利用」，甚至要祭祀孔子。

（二）指劉少奇多次拋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黑修養」（按指劉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大肆宣揚孔孟的「遺教」。「特別是在一九六二年，劉少奇一伙策劃在山東召開的所謂『孔子討論會』，明目張胆地打出『紀念孔子逝世』的旗號，瘋狂反對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演出了向孔丘鞠躬致敬的醜劇」；「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搖身一變，僞裝『討孔』的『英雄』，企圖掩蓋他們的罪行，撈取政治資本，干擾和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三）指劉少奇派提出的「讀書做官論」，就是「學而優則仕」的翻版。「他們用資產階級腐朽的人生觀腐蝕青少年，要他們把『出人頭地』作爲『個人奮鬥』的目標」。

（四）指陸定一爲了推行「全民教育」的方針，「矢口否定孔丘教育思想的階級性」，「公開叫囂：孔子說：『有教無類』，對不對？我說對，還是『有教無類』。」

（五）指劉少奇派竭力鼓吹「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惡毒誣蔑工人階級『素無公德心』，而

把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說成是「人類的共同本性」。

(六)指劉少奇派「把孔丘的剝削階級修養經搬到革命隊伍中來，這是企圖用剝削階級的思想腐蝕人們的靈魂，充當他們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復辟資本主義的應聲蟲！」

這篇文章在結語中還特別強調地指出：孔子教育思想，就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重要武器」，「要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澈底批判剝削階級的教育思想」，「這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長期鬥爭。被推翻的資產階級決不會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總是企圖奪回已經喪失了的『世襲領地』」。因此，該文認為必須「把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所散布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毒素掃除乾淨」，才能「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永遠佔領無產階級的教育陣地」。

所謂「毛澤東教育思想」，該文主要的提到三點：

(一)教育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爲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二)學校任務——「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爲了轉變學生的思想」，以便逐步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

(三)「五七指示」——學生「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以逐步建立起「以階級鬥爭爲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勞動三結合的新體制」。

茲就該文論述孔子、劉少奇，以及毛澤東之教育思想的內涵，並參考有關資料，列表比較如次：

項 目	孔子教育思想	劉少奇教育思想	毛曾教育思想與毛共政策
教育方針	學而優則仕	讀書做官論	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教育對象	有教無類	招生考試實行「分數掛帥」，「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不問階級出身，不看政治條件」；推行「全民教育」。	工農兵管理學校，學校爲工農兵開門。

教育內容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強調「三基」(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和「四性」(科學性、邏輯性、系統性、完整性)。	以毛著爲基本教材，以階級鬥爭爲主課。學生以學爲主，兼學工、農、兵，還要批判資產階級。
人性論	性相近，習相遠。	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並說成是「人類的共同本性」。	在階級社會裏，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超階級的人性。
認識論	上智「生而知之」，下愚「困而不學」。	「內心反省」，「閉門思過」。	持唯物論的反映論，認爲人的知識是後天有的，是從實踐而來。故在學校減少文化課，增加勞動課。
德 育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強調「黨員修養道德」，推行「全民道德」。	強調暴力革命，認爲教育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智 育	強調學習。不論是書本之學，還是多聞多見之學，都必須守在「禮」的範圍。	強調「智育第一」，「教學壓倒一切」。	認爲書不能讀得太多，讀多了就會成爲書呆子，成爲教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

上述劉少奇的教育思想和言行，有的出之劉派(包括陸定一、周揚等)的自述，有的出之毛派的批判，因此其與劉少奇的基本思想和實際主張，顯然是有出入的。例如劉派的所謂「尊孔」「祀孔」活動，都祇是一種手段或策略，而不是一種目的，更非出之於誠意。其所以「尊孔」、「祀孔」，甚至把孔子化裝爲「共產主義者」，最少有兩大企圖：一爲藉以緩和大陸人民反對共黨暴政的情緒，一爲用以抵制「毛澤東思想」。又據該文指出：劉派在「文化大革命」又搖身一變，僞裝「討孔的英雄」，企圖「掩蓋他們的罪行」，因此，「文革」初期的批孔文章，可能出之劉派手筆。足見兩派鬥爭激烈，而其演變則錯綜複雜，真偽難辨，必須慎加甄別與考證。

本來，毛劉兩派的教育思想和路線的分歧，係屬內部矛盾的性質，但是

毛派却指劉派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資本主義教育路線，目的顯在強調彼此的分歧，擴大彼此的矛盾，並進而化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以便將劉派鬥倒、鬥垮、鬥臭！

四

當前毛共之所以對孔子思想，特別是孔子教育思想，繼續予以批判，概括地說約有兩大原因和目的：

第一、孔子教育思想，對於毛酋教育思想是一面照妖鏡，因而毛共要加以批判，期以推展「教育革命」——毛共「紅旗」雜誌今（六十）年第六期載文指出：無產階級教育的「階級性」和「革命性」，是同一切舊教育根本對立的。正是在這些根本問題上，劉少奇、陸定一、周揚等製造種種論調，反對毛澤東教育路線；他們曾經拋出「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口號，「來破壞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他們煽動學生脫離政治、脫離羣衆、脫離勞動，搞「個人奮鬥」、「破壞無產階級的辦學方向」。他們還「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叫嚷「取消教材」、「取消教師」、「讀書無用」，實質上就是「取消教育革命」、「取消鬥、批、改」。接着，「紅旗」文章並強調地說：「這些謬論，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從孔丘、杜威、凱洛夫等人那裏檢來的封、資、修的黑貨。」（註四）在我國孔子、美國杜威、和蘇俄凱洛夫三人中，自然以孔子教育思想對毛共所謂「教育革命」的干擾和影響最大，因此毛共要對孔子教育思想加以批判，特別要從教育制度及意識形態領域中打破「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使大陸年輕一代人人皆能重視實踐，並積極培養勞動習慣，「甘心做一輩子勞動者」，進而使所謂「教育革命」得以「順利推展」。

第二、孔子政治思想，對於共黨暴力革命理論是一種消毒劑，因而毛共要加以批判，期以深入推展「文化大革命」——毛共曾指出：在思想戰線上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是沒有「死老虎」的。「就以『孔老二』的陰魂不散來說，孔丘死了二千多年，可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半個世紀以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總在思想上同尊孔與反孔的鬥爭緊密相連着」；「時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濤湧了

『孔老二』所代表的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澈底摧毀了『孔家店』的今日，漢奸、叛徒王明還哭喪着臉，舉起招魂幡，向『孔老二』遙拜，爲『孔老二』招魂，妄圖借着『孔老二』的亡靈來遮掩光照寰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燦爛光輝」，「這正好說明，『孔老二』至今還不是『死老虎』」。（註五）由此可見，孔子的思想，特別是仁愛爲中心的政治思想，爲千古不滅之眞理，如今仍在大陸普遍流行，直接地或間接地抵制着毛共的暴政，因此毛共要繼續批判，以便深入開展「階級鬥爭」和「文化大革命」。

不過，毛共既然承認孔子思想已深植於社會人心，根深蒂固，並且指出：在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包括尊孔與反孔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那麼，若干批判文章之對於孔子思想，無異「蚍蜉撼大樹」，是難以消滅或破除的。「孔子思想」既然不易破除，那末「毛澤東思想」自然難以樹立了。因而這是當前毛共一件「食寢不安」的大事。

註一 引自江隆基作「貫徹教育爲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一文，見四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毛共「中國青年報」。

註二 程發軔著「孔子教育學說」（復興書局四十四年九月再版）第五〇至五一頁。

註三 啓明書局印行「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論語第二〇二頁。

註四 毛共「紅旗」雜誌六十年第六期第一五頁。

註五 引自紀紅旌作「發揚韌性的戰鬥精神」一文，見五十九年十二月五日毛共「光明日報」。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一二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耀